

后来走进老师的书
房,看到“最上镜先生”风
采依旧的照片时眼睛忍不
住湿润了一下

我的黄老师

□李俏梅

不知不觉,黄伟宗老师已经走了半年余,他是2024年1月21日走的,享年89岁,也算是高寿。但在我,总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的消逝,思念和惆怅是难免的。记得早几年我问候老师的身,他总是朗声说:“很好!”“可以活一百岁,放心!”我总是会被黄老师的信心和语调所感染,心想,将来我老了,要有这种状态该多么理想。近些年,他虽时因一些老毛病间或住院,但也总能挺过去,总之,从不给人衰颓之感。

去年6月我去看他,老师还是鹤发童颜,说起话来也依然可以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仿佛总是满怀抱负,有做不完的事等着他去做。这次,我照例得到老师的一袋新书——这几乎是一种常态,或者是他自著或主编的新作,或者是“珠江文化研究”同仁们的著作——每次都叫我既钦佩又自惭,钦佩的是老师如此高龄还笔耕不休,惭愧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礼物回送给老师。这次见老师,他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为他的新著《超脱寻味<红楼梦>——超脱境界谈话录》写一篇书评。

9月底,当我完成书评初稿,用微信发给老师,久久得不到回音时,我就感到了异样。因为黄老师虽然八十多岁高龄,但复微信还是比较及时的,我就打电话去他家里。师母说,老师住院了。我说去看他,师母说暂时不要去,等治疗方案定下再说吧。老师和他的家人都是这样的,有事尽量不麻烦到学生。我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刻刚好打电话过去,根本就不知道老师生病、住院了。平时过年过节也是,打个电话就代表了拜访,我说“过来看看您?”老师就说:“打电话就够了,有心就好了。”“有心”是黄老师和师母常用到的一个词。

我于去年11月23日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正巧老师的孙子也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看爷爷,一屋子春意融融的感觉。

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
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

和田漫记

□莫莉

在立秋的时节写春天,似乎有些藐视冬天的意味。但在我看来,和田不需要冬天,因为南方人关于冬天的所有美好的期待——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瑕、琉璃世界冰晶飘雪的纯美,似乎都可以在和田玉上完成。

当然,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去往白沙湖的公路上捡到的石头和在和田夜市买到的相差无几时,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黄金有价玉无价。这样反复说几遍,你就能感受到内心少许的平静。

我喜欢“和田”这两个字,因其有着君子一般的温润与宽厚,“和”字自不必说,是极好的,“和”能成“田”,岂不是处处是“和”?读起来也觉着香满口,似有回甘。

和田自成春天,虽在南疆但气温宜人。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如春天般明媚,夜市的空气都是甜的。

南疆著名的美食——酸奶,又让我们重温了一次玉的晶莹和雪的剔透。精致小巧的粽子搭配浓香扑鼻的酸奶,入喉丝滑奶香满口;如果能接受甜味,那便可以尝试着再加一些果酱,便更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意味了。一碗酸奶粽子下肚,世界也温柔了起来。

在和田夜市,是可以一直被提醒身在新疆的,烤全羊、羊杂汤、手抓饼、牛肉馄饨……略微腻了就来一杯杏皮茶或石榴汁吧,像杏子一样可口,像石榴一样团结,这便是春不晚的和田。

但是和田不只有美玉般的甜腻柔和,和田夜市的辣也让人记住了南疆的热情。

在摊档前,认认真真一字一顿地对老板读着招牌上的文字:清汤拉面。老板不擅汉语,只因闪着有长睫毛的大眼睛表示懂了。

一顿操作后端上来两碗飘着红油的拉面。不禁面面相觑,不是一字一顿地强调了清汤拉面吗?

老板憨憨地笑笑,一字一顿地解释道:“我们这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清汤拉面,其实不辣,洒上是为了好看。”

在南疆,一句话里有了“好看”二字,你还能说什么呢?

点一份西红柿鸡蛋拌面吧。这里的西红柿也热情,蛋也热情,都胖乎乎胀鼓鼓的,搓拌面的奶奶穿着光亮多彩的绸缎衣裙,一边搓面一边笑眯眯地和我们解释,面都是现搓的,急不来。

很快便尝到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面。西红柿汤汁实在美味,浓郁得像南疆人化不开的热情。但是,为什么不会出错的西红柿鸡蛋面还是有点辣?老板委屈巴巴的,真的没有放辣椒,有可能是搓面奶奶的手做别的菜的时候沾到了有辣味的调料。

——谁能生得起呢?这可是和田。

上镜先生

他的照片张张都很“靓”。想想这些如在昨日,三十多年的时光已过。

2021年的教师节,我去看老师,和他约好三节以后到他家。不料从西门口地铁站出来之后遇上暴雨,我就给老师发了条微信:“已到西门口,忘带伞,等会儿再过来”。黄老师回说:“不急,慢慢等。”9月的广州,原本是酷热的天,在那样的风狂雨骤之中,穿着裙子的我竟然感到了阵阵寒意。我一边欣赏着校门口学生们送给老师的各色花篮,一边看风雨中的景色,就这样有段时间我忽略了看手机。等我再看的时候,我的天,老师说要给我送伞来!我

马上打电话到老师家,想阻止这一危险的行为,接电话的是师母,说黄老师已经出发了!我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赶,想尽快和黄老师接驳。很快,我就见到了人流中的,我的86岁、白发苍苍瘦弱如一片树叶的黄老师,出现在我面前……

今年的教师节前夕,我买了水果去看师母。走在熟悉的路上,登上熟悉的楼梯,我告诫自己,见了师母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千万不能相对泪涓涓,师母也是快九十岁的人了。我很高兴我真的做到了,只是后来走进老师的书房,看到“最上镜先生”风采依旧的照片时,眼睛忍不住湿润了一下。

《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新时期文艺论辩》《文艺辩证学》等论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黄老师起初认同“岭南文派”概念,在深刻理解到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之后,继而更大胆地提出“珠江文化”概念并为珠江文化与文学研究竭尽全力。

读研时,每星期我和同学陶己都会穿过中大东北角的小树林,绕道马岗顶,游学到中文系的楼里来。当时的中文系在中区草坪旁,每每上完课,我和陶己都要感慨:“老师全身都是精华啊!”一方面是说老师上课常有飞扬文采、精辟见解,另一方面也是指老师身材虽瘦小,气质清佳,他调侃自己说是“真正的世俗之人,他‘面授机宜’式的‘策略’基本是不管用的,但是在整个世界上,除了黄老师,还有谁整天念叨我的‘职称’一事呢?末了,他严肃地对我说:“你退休以后还是要做点学问,研究《红楼梦》就是个很好的事情。做事过一生,不做事过一生,何妨做事?”

黄老师出生于1935年,他的家族是广西贺州的一个中医世家。老师四岁左右就能把《朱子家训》和一些古诗文背得滚瓜烂熟,从小打下了较好的古典文学基础,这也是他在晚年能够由当代文学又进入《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源头。但黄老师的主要成就是在于岭南当代文学研究和珠江文化体系的构建上。黄老师曾在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和《作品》杂志做编辑,与许多重要作家都有密切的联系。研究华南作家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在不同时间里做了一系列关于欧阳山、陈残云、杜埃、萧殷、秦牧、黄秋耘、陈国凯、程贤章等岭南作家的研究,尤以欧阳山研究著称。1979年老师回到中山大学工作,正赶上新时期文学的热潮,他提出“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概念并写了一系列论文论据,引起反响,后又写出



水乡长夏

(版画,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

□杨讷维

9月12日-10月23日,《怒向刀丛觅小诗——杨讷维艺术文献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校区)展出。杨讷维先生是我国著名版画家,曾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阴刻白线风格闻名

新诗台

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
路,分明是活的

一个胸中有路的人,才能阔步向前
才能在转身之间,瞥见命运的正反面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
工友说我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温馨

不长、不短、不宽、不窄,
正好可以丈量——
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别样的樟岭

□吴松

那条通往采场的路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
工友说我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温馨

我们拍照留念。看着婀娜多姿的荷花和绿意盎然的荷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绯红的晚霞,流光溢彩,万道霞光穿透薄薄的云雾,染红了樟岭村的半边天空。晚风拂拂,一百亩亩的荷叶“沙沙”作响,绿浪滔滔,滚滚向前。粉红色的花骨朵在绿浪中摇曳多姿,宛如一群亭亭玉立的少女翩翩起舞。“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连片的荷花,飘香满袖,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蜻蜓,有的结对低飞,恩爱有加;有的成群飞舞,嬉戏打闹;有的飞落花蕾上,翩翩起舞;有的跟着游人,形影相随。小姐和伙伴开心得不得了,和蜻蜓赛跑,嬉笑追逐。

夜幕降临了,天色慢慢暗了起来。小姐玩得不尽兴,说没看到早上荷花开的样子,第二天一定还要来看。次日,小姐果真很早起了床,妻子又陪着她到樟岭观赏荷花早上开花的样子。小姐回来后,我问她看了早开的荷花感觉怎么样?“太震撼了!早上的荷花开得真漂亮!我要像荷花一样,濯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小姐说,“我的名字有个谐音,菡就是荷花嘛。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高尚的人。”

小姐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樟岭村女干部彩英。彩英不正是小姐所说那样的好人吗?樟岭村的蝶变就是因为有了像彩英那样的党员干部。这种无私奉献、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精神,正是别样的樟岭力量所在、根脉所在、灵魂所在。

它无所不在,就像一件看似简单的毛线衣,
穿在儿女们的身上

立体母爱

□林萧

的手冻成这样!”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是我觉得母亲织的手套有些土里土气,让同学看到会没面子,于是便把它藏在了箱底……

“我要给你妹妹的孩子织毛线衣,还要给你的孩子织。”母亲说。

“妈,你要注意身体。”我劝她,“就算要织毛线衣,也不能熬夜。”

“趁我还能动,多织几件。”母亲说,“就是眼睛没以前好使了,你看这里又漏了两针,要拆了重新织。”

我翻动着毛线衣,果然看见有两处针线有些稀松,我安慰她说:“漏了一两针没什么关系,穿在身上就暖和了。”

“那可不行,针线不密就会漏风,也没那么保暖、耐磨。”母亲说,“一定要拆了重新织,你帮我拆了吧。”

“织这么多了,拆了多可惜,你这样织一件毛线衣太辛苦了!”我心疼地看着母亲,她的眼睛有点浮肿,想必是熬夜所致。

“我对你爸爸说:‘商场什么都有卖,你就安心休息,等着当外婆好了。’母亲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她固执地说:‘商场是什么都有的卖,可那些毛线衣很多是机器织出来的,哪有我手织的穿着舒服?’

是啊,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穿的毛线衣都是母亲手织的。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更别说冬天用御寒的毛线衣了。那时,我们都是长身子的时候,老大的毛线衣老二接着穿,老二的毛线衣老三接着穿,母亲织的毛线衣很保暖也很耐磨,一件毛线衣三兄妹穿下来都完好无损。

湖南的冬天很冷,母亲除了织毛线衣外,还给我们每人织一副手套。戴着母亲织的手套,我的手从没生过冻疮。后来,我去了外地上学,那年春节回家时,母亲握着我长了冻疮的手眼泪“唰唰”地往下掉:“妈老了,织的手套没以前结实了,看把你

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大爹、二爹、父亲、四爹,在场的人都哭了

爷爷的报纸

□刘利元

小时候,经常在爷爷炕上玩。炕头有一根烟袋,炕尾有一个长长的红柜子,红柜子上着锁,柜子上摆着铺盖,三面墙上有用报纸糊出来的墙围子。

爷爷不识字,但肚子里的故事很多。我们经常趴在炕头上听他讲故事,什么“谢家出了九条县,胡家出了个胡乞丐。”

还有很多谚语,比如“满身的武艺挡不住身上的寒,满肚子的文章挡不住肚子里的饥。”还给

我们说,“旧社会冬天要背一个坷垃走路。”后来才明白,“九条县”应该是九个县令,“乞丐”应该是“阁老”,可我查了很多资料,并没有发现民勤县出过这么大的官。而冬天走路背坷垃,是因为穷苦人衣着单薄,背个东西走路就能满身出汗,不会感觉寒冷。

在爷爷不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趴在炕上看墙围子。记得贴的大多是《人民日报》,还有《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报》。纸张被熏黄了,但字迹依然清晰。

那时四爹在公社当干部,时不时带几份报纸回来。爷爷如获至宝,一页一页铺平了,用尺子压得展展的,再粘了面粉和水做成的浆子,一张一张粘到墙上。浆子通体洁白,和乳汁一样。爷爷先用鸡毛掸子把墙上的灰尘掸掉,然后用刷子在墙上轻轻地刷,一刷一刷又一刷,既没有重叠的,也没有遗漏的。报纸贴在墙上,没有鼓起来的一个小点点,也没有任何一个能撕开的小口子。想看看报纸背面的东西,我们几个小孩用指甲抠了几次,也没抠动。

奶奶做鞋要用纸裁样子,有好几次想用报纸来裁,爷爷都不让。奶奶骂他,留着卷烟抽吗?爷爷靠着煤油灯抽旱烟,一句话也不说。他用的是旱烟锅,把烟丝摁进烟锅子里,借点儿火苗就能抽,用不着卷纸。

奶奶没办法,只好用麻纸做鞋样子。为了省着用,裁好的鞋样子一直保留着,等下次做鞋时拿出来,继续对着裁鞋底子。

四爹回家一趟,就带回一些报纸。爷爷真是做到了物尽其用,墙上粘满了,又用来糊顶

顶棚糊满了,又往躺柜上粘。我家的几口柜子,是父母结婚时爷爷给做的,外面油着红红的油漆,柜底、柜壁、柜盖内侧,都粘满了报纸。

再后来,村里流行贴墙画了,爷爷明显跟不上时代了。家人动员几次,都做不通爷爷的思想工作,那些满面尘灰烟色的报纸墙围子只好继续留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二爹要翻盖新房。爷爷和二爹住同一幢房子,爷爷住东头,二爹住西头。土坷垃盖的房子实在太旧了,二爹说,再不盖新房,你孙子连媳妇也要娶不到了,爷爷只好同意。

听大人说,推倒旧房那天,爷爷一直恋恋不舍地坐在炕上,不知道是回忆在老屋里生活的旧时光,还是想多看看报纸墙围子。

新房盖好了,爷爷还想用报纸糊墙围子,但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过去实在没办法了才这样做,现在条件好了,干嘛还要在墙上糊报纸呢?爷爷说不外众人,只好随大流,在炕上一米高的地方刷了蓝油漆,在墙上贴了年画。不过他贴的年画,和别人家墙上贴的是影视明星,他贴的是各种连环画,什么薛仁贵、樊梨花,他看不懂下面的文字注释,但根据画面能把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那个红躺柜,还在炕脚躺着,依然上着锁。1992年春天,爷爷去世了。众人好奇爷爷紧锁的红躺柜,找到钥匙把柜子打开了。大家都以为里面肯定藏了许多值钱的东西,比如现洋啊元宝什么的,不料却是放着满满一柜子报纸,一份一份,叠得整整齐齐。好几张报纸上有四爹的名字,有四爹写的或长或短的文章……

队长说,怪不得老汉总是要报纸,原来都存在这里了。那时整个生产队只订一份报纸,爷爷怕四爹写的文章散失了,隔几天就去队长家要报纸。苦于不识字,无法知道哪一篇是四爹写的文章……